

网瞳汉代刻单管短套毛笔之管见

孟娟娟

(连云港市博物馆 江苏连云港 222000)

As early as Qin Dynasty, the making of brush pens has been using the tough furs as posts and soft hair as quilt. While the single and short brush pen discovered from Wangtuan Han Dynasty tomb proves the technical was growing mature at that time. Through analyzing every single parts of it, we can be sure that it not only bore "Four Virtues", but also "Five Kindness".

Key Words :Wangtuan Han Dynasty Brush Pen

内容提要 早在秦代,制笔就采用劲健之毛作柱,软毛为被,二者刚柔相济,便于书写。而连云港市网瞳汉墓出土的单管短套毛笔,其制作工艺及笔之性能已步入成熟期。从短笔套、笔杆、笔头分析,汉代毛笔不仅具有“四德”而且具备“五善”。

关键词 网瞳 汉代 毛笔

中图分类号 K875.4

文献标识码 A

远在新石器时代,已用笔绘制彩陶。至秦代,蒙恬对制笔技术又作了改进:“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锡毫竹管也”(《古今注·问答释义》)。可见这时制笔已选用劲健之毛作柱,以软毛为被,使二者刚柔相济,“调利难秃”,便于书写。本文现就连云港海州地区出土的单管短套毛笔谈谈粗浅认识。

网瞳汉墓位于连云港市海州区,于1995年发掘,墓中出土了4个短笔套、两个毛笔头和两个尖锥状的圆柱体。笔头完整,其中一个完好如初尚能挥写,与目前敦煌马圈湾及居延破城子和甘肃武威磨嘴子墓所出者堪称为稀世珍宝了。是研究汉代制笔工艺中极珍贵的实物资料(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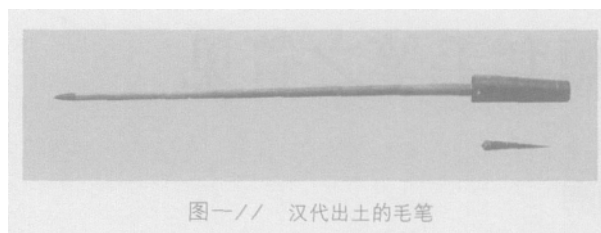
从出土的4个短笔套分析,该墓共有毛笔4支,两支笔头套于笔套是未经使用的状态,另两支毛笔笔头拔出套外,把笔尾插入笔套中,作使用后的状态,由于浸没在棺液中,历经2000余年,木质的笔杆和暴露在外的两个笔头已腐朽的不见踪影。两个笔头和两个锥状体,由于受到漆质笔套的保护幸存于今。

经研究,笔套长为4.3厘米,漆质,是一个剖面形状为梯形的圆柱体。其上口直径为1.3、壁厚

为0.1、末端直径为1厘米,尾端有封口。笔套的外圆一面被磨平,用以防止毛笔置于案上时滚动。整个套外施有针刻纹饰,刻纹内填以朱色,局部至今可见朱红残留。笔套的图案有上款,空0.2厘米,中间刻有数支参天的林木,林中刻有飘浮的云朵,栖于树上的鸟兽,笔套的下款为三角形的连续纹样,4个笔套的纹样内容基本一致,制作工艺技艺高超,纹饰都是随手刻去,没有严格的规矩和汉代的漆器绘制工艺一样,应是比较讲究的笔。

笔杆虽然已腐朽得看不见了,但从剩于笔套外的笔头上的残留部分来测得,杆为木质,端粗为0.6厘米,缠以丝线后外径为2.7厘米。笔头装入杆内采用杆端打孔直接装入笔头的办法,不像有的汉笔打孔后又锯开,以防笔头蘸墨后涨破笔杆。我们认为藏于笔套中的两个圆锥状物就是笔之尾饰,即笔顶,它的直径为0.5、长为1、中空直径为0.2厘米。其形状和尺寸与1993年连云港市东海尹湾汉墓出土的对笔中一枝笔杆末直径为0.5厘米,其上部留有一个直径为0.2、高为0.2厘米的凸榫相合,所以我们认为锥状体就是笔之尾饰。

从出土的两支毛笔的笔头断裂口来看,都断



图一// 汉代出土的毛笔

于笔杆端口笔堂孔的末端,因其四壁皆薄,在组装笔头时并未推到孔底,一般都要留0.2厘米的空隙,年久笔杆腐朽,断口最易在这部位发生,所以判断笔头断裂的长度也就是笔头毫锋的长度,一个长4.2厘米,另一个长3.2厘米。

汉代称书吏为“簪笔吏”。《汉书·赵充国传》:“安世本持囊簪笔。”所言即簪笔之事,就是指这种削笔尾成锥状,以便书记完毕后“簪”于书吏的发髻之上的使用习惯来命名的。不随身携带或贮于竹筒制的套中,称为“笔一有管”之管。荀子·赋篇·箴》:“管以为母。”管指针筒。盛针的筒为管,盛笔的套筒西汉时亦名管,东汉后期始称笔杆为管。

汉时称笔为毫锥可见笔锋之尖利,这与书写载体有密切的关系,一般书写用的竹筒长度为23厘米左右,但是其宽度窄的仅只有0.4厘米,木牍的面积虽然要大些有时竟要在一方长23、宽7厘米的木牍上书下汉时一个郡的全部吏员配备俸禄供给等情况,字数多达3485字。如1993年发掘出土的尹湾木牍中“吏员总簿”便是如此。所以要求字小而密集,字径通常只有0.2厘米,有时就更小。这是竹木简作为书写载体的笨重携带不便造成的。但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汉时制笔工艺之精到。

王羲之《笔经》:“汉时诸郡献兔毫,惟赵国毫中用”(《御览》卷六〇五引)。我国古代之兔,皆是现代所谓野兔,家兔系19世纪自西方引入。汉时精选山兔制作毛笔,工艺讲究,自然具有“尖、齐、圆、健”之四德,从网罟出土的毛笔来看,除四德之外更重于笔之“五善”,即“选毛刚柔并济,笔尖入水不散,用久笔毫不落,笔管精细长直,笔头埋管内”。

这五善中前二善已含在“四德”之中,故不作细述。

“用久笔毫不落”可从网罟汉笔扎线后的处理工艺来看。现代制笔,笔头扎线后切齐,烧去杂毛蘸上松香或其它粘合剂装入笔管即行。汉时制笔头工艺在扎线口余毫不切齐,而是三面斜切以增加毫端的粘接面积,粘合剂又使用大漆,故网罟汉

笔至今虽然扎线已经腐朽,但是笔毫却丝毫不落,笔头形状不变,尚能书写。

汉代毛笔杆精细长直,杆端一般精细在0.6厘米,这段长度保持在2厘米左右,用以膛空保证笔头能栽入杆内。其后一般分两段逐渐削细笔杆至杆末保持0.3厘米,这样可以保持杆之中段不至于太细。杆末之笔顶是另外装上去的漆质的,网罟汉笔就是这种形式,也有一杆到底削尖的,汉笔杆要求精细长直,是与其用来书写密集的小字有关,也与其执笔使用“单勾法”有关。

汉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简牍,纸在东汉虽渐趋普及,但简牍仍然经常使用。依质地划分,简牍有竹、木两类。《论衡·量知篇》说:“截竹为简,破以为牒。”牒就是通常所称竹简。根据书写的内容之不同,简的长度亦有差别。通用简牍的长度则为1汉尺。《后汉书·北海靖王传》谓牍“长一尺”。故书札称“尺牍”。但也有另例如最长的三尺简是“书法律”用的,故汉人有“三尺律令”、“三尺法”的说法。书写儒家经典,则用汉尺2.4尺长的简。

汉笔书牍字小而密集,一气呵成,这就势必要求毛笔含墨量要大。毛笔一般蘸墨书写,文献中曾谓古人用漆及石墨写字,但在出土文书中未见过这种情况。安阳所出商代人写在陶片和兽骨上的黑色字迹,已是用墨所书。汉代则用松烟中的炭黑制墨。曹植诗:“墨出青松烟”可证。西汉时也有墨锭。山西浑源毕村西汉墓出土的圆锥形墨锭,已属模制成型。可见西汉已能制作墨锭。所以汉代在制作毛笔时为了在使用过程中蘸墨次数要少的特点,笔头选毫一般都在3~4厘米左右,并有一半左右的长度栽入杆内,如网罟汉墓中有支毫长为4.2厘米,竟有2.3厘米栽入杆内,作为储墨之用。为此其笔头的扎线工艺与当今绝然不同。它的扎线有3道,除1道用来扎牢毫根外,其余2道主要作用是加强笔毫运行顿挫中的强劲弹力,使其不会分叉尖锐如锥,因此必然要求汉笔选用长毫而又使其笔头深埋管内。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现今不论生产毛笔还是品评毛笔,只重笔之“四德”而不注重“五善”,只有汉代毛笔不单具有“四德”而且具备“五善”。故今人看到汉代木牍之书写惊倒而感叹,这也和汉时的制笔工艺之精、笔性能之全面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9月。